

余文敏公文集

余文敏公文集卷之五

浙江巡視海道副使題名記

越東南一都會也明州居越南海境地地並海海上夷舶出沒民數被寇寇不至民享海鹽之利寇至害起明州且重為東南病楚越天所設以屏蔽東南明州綰轂其口又為東南門戶稱要地焉國朝設憲臣一人專行海曰海道副使常弭節武林時一至海上臨眎之有警則署所部相葆就一歲中率不得再三至已而恬嬉

日久海防稍稍疏闊而貪賈奸出物者腰重鉞
習黠結語狎倭夷為肺腑因茀道以弋厚息間
乃官于近島誘使所在剽畧而夷率麇至以信
徼外浸蝕內地為患母已時東南長吏事倭日
嚴然各以疆場一彼一此夷乘颶駕濤瞬息馳
千里道而亭障阻積不能為率由是守臣上言
明州去武林延袤四百餘里而以一憲臣遙制
之即有警我兵如雷風安能四百里趣利哉雖鞭
之長不及馬腹其勢然也請命憲臣移節鎮明

州便制曰可於是明州始設憲署云當是時寇
多者千餘少者數十輩遠者歷數郡國近者止
二郡而去十年民禍極矣肅皇帝赫然震

作轂一御史大夫開府境上拜大將軍及偏

將四五人乘埤而守乃憲臣則獨制要區上承
開府意旨脅諸將授方畧下則役屬牧尉守丞
凡鎮有衛衛有所所之隙有巡候津陸塹谷有
關有隘烽有堠舶有寨急弗虞者得以法糾治
之于紀律之不可干凡侍餉阜財簡徒蒐乘繕

舟除器比什伍藉里閭有圯弗治民失職者得
討其實而拊循之于封守之不可弛凡邊鄙有
聳無論海內外以警告者大者誅小者寘於理
得悉賦而龕定之于天討之不可稽彼固所為
紀綱之臣以簡 國家緩急者也此其任細大
具總挈戴隆厚非可易而舉者矣蓋自漢以來
歷數十代代有統轄往往皆高秩有可稱說者
漢曰南部都尉唐曰採訪曰節度曰觀察曰鎮
遏宋置鎮國軍易為制置為沿海制置大使勝

國為萬戶為宣慰雖其名號不同大都皆得以
統軍吏奉征伐 國初尚命侍郎御史大夫領
巡海事語云防陸莫先於防海是不為非常所
屬必推擇得人使之任其難且先乎是故在事
者可以思矣余同年友劉公多任劇才具石畫
事叢至能呼吸立斷而性精白持高節不詘孳
孳特以桑土為念即前所語難任者公益克辦
之然尤務修舉廢墜因立石署中而問其說於
余時海警叵測而越南海境地為最重余故論

著本末急所先者倘載之俾在事者得覽睹焉
新建巡倉察院記

萬曆九年御史言臣幸奉 上任使令得察倉
廩事所領天下郡國計至繁顧獨無官寺發戒
令棲從史儻民間居與所蒞相閱簡書無所度
貯人得伺隙因緣為奸臣請治之臣仰體 上
意毋敢別賦更徭即 上所釐省河南領儲藩
使分部京師者所廢寺畀臣庶上不費縣官下
令臣得聽治其所便 上報可御史乃更發贖

鍤在帑者為庀材鳩工戒坂築損舊十之一益
舊十之九中為堂後疏戶以居又其後為憇所
左右為房二間簿掾史居之其外為門旁為楹
十有一以憇居民其直以需史役凡為屋以楹
計若干為工以口計若干肇始六月望日越五
十日告成以告余子某曰今國家之計其莫
重漕粟哉漕轉東南粟以給中都軍又轉粟於
邊以給食當食者四陲重鎮帶甲百萬番休班
直操守之卒五校七萃不可勝計莫不仰給於

漕凡漕卒百萬漕士十千海漕之總一河漕之
總十三文督一武督二牽輓數千百里行者齎
居者送致四百萬石以達於都令甲有日要有
月成有歲會邑會上之郡郡會上之省省會上
之部以入於太倉倉以禁門名者四新舊二以
南北西名新者三餘為濟陽祿米海運大軍太
平大興左衛六衛十一督其事者大農一分理
於下曹屬郎官七 天子以為漕事重倉廩之
寄至艱且劇世降網疏吏民或抗弊而巧法則

特簡一御史持節往凡庾廩厥楹之飭壞振毀
綜核之凡邑都省會之遄慢羸縮多寡得角斟
之凡漕士漕卒海漕河漕之勤咎減否職不職
得機察而彈壓之凡事涉漕計大者按章小者
立斷其尊不得視內外督臣而權有加焉乃至
無按治之所觀衰而防潰謂法紀何君子謂是
役也烏可已也抑又聞之粟之入也於吳通渠
於江於楚引河東下與淮泗合通於齊於齊則
通菑濟之間道回遠漕卒重繭歲月卒十餘鍾

致一石故法嚴則殘民弛則粟不得入病國職是者艱哉茲夏漕舟腐至曝滯數十里外相望不得前御史曰以炎天累月滯咫尺之地獨柰何蒿工諸傭為則別倩舟傭以達東南歲侵粟不中程輾輓或不滿額御史為從便宜稍寬之莫不方輸爭上毋何全漕報竣度六月而罷即所輸內府者舊多辜權取民多御史悉力調停一時稱省費十餘萬云御史風采懔懔立朝按部有才名茲既舉漕職復以其餘蒐撫闕遺修

所未備之典使法紀有所寄尤有足嘉者余故因取節得并論著之

漢壽亭侯關公神應記

張水部為余言其弟回生事徵應甚神異某因得論著之水部者豫章人也歲丁卯挾其弟計偕入南宮之樛源弟病病革已屬續水部為治未收也忽若神人繞舟呼曰是人且不死人告水部流涕長潛淫淫下忽承睽驚不能自止頃之聞有呼者曰適為關先生以王孫友愛故

來報汝行矣水部因昇弟尸徙寘野廟中日夕
走關侯祠下祝之曰侯嘗兄事先主周旋十餘
年不愛其軀既已存亡死生矣誠義結于衷非
苟而已也某抱手足戚有侯則生無侯則棄捐
委溝壑長終而不得反侯意中脉脉何不念乎
歸則於邑悲哀而伏屍之旁旦又走侯祠下而
祝之至于再更祝曰侯於先主異姓也猶然某
親兄弟同父母獨柰何相棄於此因以激感侯
舟人則詬水部曰君得無誕乎何言死者可生

也死生在司命非司命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
嬰兒終日竟棄去之是日水部聞室中復有呼
者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此自當生者於
是水部顙侯急死之日為孟秋晦日迨是秋中
矣水部視其魄不陽亦不化瘠甚矣中乾外枯
形宛若槁木水部私念曰是得所馮也精爽通
於神矣已又念營魄能無離乎是且有旦宅無
情死者我噉噉然隨而哭之魄不得載營矣謂
死者何則易幾不敢哭介其僕一人潛獨伏廟

中夜不敢舉烟火旦禋侯祠下捧明水一盂燔其所祝辭投水中歸以沃屍搗鰾抉其口以五分瀝之屍萌乎鰾有泚水部喜鰾侯彌急一夕屍起慙然負牆立立忽仆僕走掩涕以告水部曰幸矣侯之應主人深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恠焉水部急入拊屍而語提其耳曰某在斯締聽之細若氣微若聲呻呻若孩水部恐其營且遊不復反也又微語曰弟來弟來弟有父母在也寧忍置不顧乎已乃喉嗑然數少出謂

形不類已詫水部水部按方寸間指之曰是非
爾乎因撲其目目微若欲視者則索鑑求照見
其口鳴而鼻張漆漆然循其兩股至於腹流絡
轉動忽起坐但服湯數旬而復復之日見者莫
不灑然變色動容謂是神異哉死於某日復於
某日凡十有八日史丁曰聞之子墨子鬼神之
明智於聖人猶聰明耳目之於聾瞽也以余觀
于侯不然哉侯起漢建安距之今二千餘禩而
神氣廩廩如一日無論學士大夫雖隸人女子

莫不知侯廟侯而尸祝之無論名都大邑即一井一聚望侯廟則趨覲侯則瞿然顧化語侯威靈則面赤目眩舌撝而不能下此無他故侯精靈翕霍於上而時人誠信專一格之於下故人病則禱厄難則禱兵火旱潦則禱百禱百當若鼓答枹若鎡遇石母不較然彰彰明著者侯之言曰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內侯心徹乎天目天道不言善應緘然善謀有所遏揚必於善惡侯奉若之以激厲至精可不謂與天合哉君子

謂夫輕神明無報應者悖幾非望倖苟免者不
得其終乃今水部事若符券云余故謂侯不獨
智於聖人且與天合也余既論著水部事因頌
侯曰百六道喪朱光此裂群雄虓闕宗子為烈
風雲未和虬虎未決桓桓我侯萬夫之傑披榛
來汨綢繆若結杲杲晝斯死生矢之臭味所同
千歲一時操臣不可權婚則辭系爵曰侯是惟
中山之支形可以牒志不可離赫矣靈武赳赳
如虎一麾梟良曾不及鼓降禁摯惡大偷為鹵

起燕伯豫疆巴君楚再揚炎燼耀于西土惟侯
精忠為世紀經虹霓可干掩彼日星奠我乾樞
坤軸以寧騎箕撫慧濯濯厥靈運行亭毒宰剴
幽明紛其彤嚮皇矣英爽質之在旁臨之在上
莽無不之徧乎穹壤祓巫紛史以莫不享有祈
者應若聲荅響侯哉侯哉與天為媒沃沛惟澤
震疊則雷訖茲強富玃人是哀善福淫禍薦必
因材疎而不失厥綱恢恢蠢我衆類食侯之賜
日月所照舟輿所既皆終其命莫不如意大矣

侯之功蔽乎天地史臣誦烈表垂萬世

游西山記

帝城之西有山隆隆而畹畹者名西山云余曩
歲祇役山陵凡兩至至輒為王程催去辛未年
余居槐市中幸寬朝請幾得徧陟其地於是
以八月上丁祀先師事竣故事六館諸生得
休沐三日遂乘閒邀友人往余先舁筍輿出西
直門遲友人於廣通寺戒侍者挈壘榼從毋幾
友人至余舍輿與並騎造真覺寺寺有浮圖其

形方上為浮圖者凡五則直躋浮圖上時天新
霽秋色射人鬚髮搖動而面塵垢若濯因命觴
且餐焉餐已則策騎沿河而西河之滸為寺凡
有十土人名西湖十寺然故多傾圯者乃剏二
菴甚麗訊之云是中貴人別業閹者扃戒不得
入前後類如此者十數所修垣峻拱周遮數百
武繚以高楊隱隱若宮闕者不可勝原西折數
里為藍靛厰河稍廣漸近湖洑則武定侯塋塋
之西高塚截然滿岐皆修莽而白楊蕭蕭頗足

悲憾越數里為湖口湖濱多丘亭亭止數楹以
憇遊者擔者負而戴者湖北為水田夾塘為馳
道兩隄崇起若牆以障湖水田間稼垂垂熟膏
壤沃野不異東南大龍王堂西則湖更廣若巨
浸然水淺宜芡宜菰米宜芹宜蓼宜蘋藻獨菡
萏最盛翠蓋中紅錦蕖綻然眩目風徐來香
細細襲人衣袂而白羽素鱗棲飛游泳其中者
君王鳬雁也下騎延佇良久始去去數里則一
石橋橋下置閘閘中水殊急聲汨汨不絕逾橋

折而西北水皓旰且臯溢及田家巖突上土人
云敗墉間可稍通然逼仄不容馬足則又舍騎
扶持者嬾跚水上石入委巷即不見湖光旁功
德寺後沿山下逶迤而西峰嶂巒皆削成而
四方者若不可出復昇輿行數里塍間多岐失
道行且問人余渴甚從小菴中得山茗戒輿人
亟行值境上游徼者始得入徑至屬垣遙聞水
聲淙然而樹杪鐘磬出矣徼游者曰是碧雲寺
也度橋及門則僧袈然出迎曰月菴時夕陽半

山壁遂緣蹬亟躋碧雲亭上先是有二進士在
見余來避去少選僧人供肴簌至若宿具者特
不具酒因命侍者開尊取所携榼來移席水側
水自山西壁從螭首口中出去渠尺許微有飛
沫僧人云雨方過故水勢較疾聲淙淙若琴若
筑若環珮無休時水下即注石渠渠繞庭後赴
東折而南之庭前一折而北之垣外渠廣尺餘
越數步設一間庭前有沼廣袤可一畝許渠一
孔通沼沼固決渠水注之亦繇螭口出迤西南

注垣下垣下注道中抵香積諸渠之水各在一
搏又稍西而南注前殿大沼蓋僧人引渠水以
灌以沐以畜魚以代汲余與友人掬之盥頰清
寒透骨嘗焉甚甘美試以觴浮之泛泛然不沒
也已而初月出壁上余二人則據渠沼間僧人
出二浮水具一若鷁首一若睢鳩中枵可容掌
質甚輕命小僮蹲亭後斟酒其中據上游浮下
下輒醕醕輒盡周流數十巡時萬籟闐寂微聞
細竹聲戛戛而松風颼然仰睇而壁月甚小友

人曰得毋山高乎則罷流觴班荆坐石瀨余脫
幘箕踞忽藉蘧篠偃臥友人以酒属余余臥醺
無數昔人枕流漱石之語為有致須臾月西倒
入壁中星河忽明萬里一碧乃起而更醺醺至
醉醉後耳熱倚欄而嘯聲劃然震岩木時已夜
分酒罷則循沼而西西壁下窾石為洞洞口巉
巖壘石若棖闌命侍者秉燭入則界為三中瓊
甍為料皮高可一丈深近是廣又倍焉嚮出巖
則谷神應之殷殷若雷因放歌其中巖外徹更

遠復呼酒來酒寒亦不忍已酌之數巨觴始還
代舍與友人連牀臥且臥且談咲已忽聞廊下
水聲來若風雨怒號排空倒峽亦或乍微細則
泠泠可聽胸次若洗酒去十二三矣拂旦起僧
人為余啟殿背扁鑰則俞豎墓在焉墓當山半
祠宇封樹極壯麗已後登東角井幹樓樓高極
矣樓之東乃大峽衆山水所聚處樓臨之勢若
倒垂使人怵然神懔痒不可禁僧人東指黃屋
相錯如繡而五雲護之炯爍輝煌者帝都也已

視月菴禪室月菴索余題余未有以應遂出至
殿前觀大沼中魚魚尚潛伏梁下僧人投以餌
則躍然而出千餘頭種類十數曰金曰銀曰玉
曰玳瑁曰瑪瑙而以雜物寓名者信之煌煌粼
粼幻鑄緯繡即吐沫肘腋間曾不畏人神奇哉
奇哉已別僧出寺繇山谿沙磔溷厠去里所折
過一山為山間版道衆樹夾道若帷稍上則山
級漸峻詰屈數十折始及香山寺寺左斗厓迫
出數武為來青軒軒臨絕巘周匝女牆倚牆下

瞰則平楚荒蕪杳渺無際遠近諸峰相闖雲表
若翠浪汹涌後先而羅立於右如屏如扈如輟
蟻者拱列環向秀不可狀上折而北而西僧寮
參錯然瓦缺礎餘像設多圯大不類碧雲聞峰
頂有小亭僧言山道崎嶇且亭午無所假爨乃
不果去侍者云曰延壽菴可爨也遂下山則膾
膾盡原野亦多鷄犬聲至菴廣廈隩室千百餘
椽而翬翬曠曠絕異山間所卜築者菴左別區
構樓五間高數仞右為蔬圃則十畝卮蒿百畦

薑韭千樹梨栗前則田疇彌亘數里梁黍荇稻
充物場上訊之云是鮑豎墓室鮑名忠自武
廟內侍近辛歷世廟凡兩朝柄司禮監者二
十年故其營建弘遠如此方登菴右樓見山數
疊圍繞而古刹基置則屬導引盡菴垣坑廣數
十大坑中礲石粼然白黑相雜坑盡從塔門北
折見峯頭插雲雲間陽榭隱起云是曹豎所創
墓地乃舍騎登頓漸近山益峻削扱椎以下上
至三官廟傍乃下所見榭也從山麓及腰已不

知幾百尋而建於此疑若飛觀然乃遶檻檻徘徊睇望景物萬狀可俯而窺誦少陵盪胸生曾雲決背入飛鳥句命酒相屬因繼以歌聲殷鏘縹緲入雲則思山下人仰視者若置我天上矣榭之右為小亭其高與榭等下視曹豎墓則穴地為便房以待窆復西折過林端曰小碧雲寺蓋宣廟時張豎所建豎侍太后得幸寺額乃宣廟所賜而前所名碧雲者俞家菴也今有兩寺額故以小別之僧人為余言如此忽隔垣樂作

悠悠然度灌木溪橋間僧曰此翠華寺僧所演
樂也道余至其所樂忽輟余命再奏則為余鼓
一二行遂出寺而西僧復指余以弘教寺寺最
舊為永安山主則挈僧偕行屈盤數折至則寺
在山脊梵宇不下香山東上一閣宣廟駕幸
弘教時駐蹕於此今皆設匱以藏經識閣之右
儼然祠像者云是王豎豎以護宣廟駕功貴
幸建此寺余與友人戲滴餘瀝以酌之已則從
寺門直下四顧諸山若培塿而寺巋然居其中

其為山主無疑僧復言寺後有庄有祠祠繪古
聖賢像焉首已南且路回遠不可復入遂下山
度坑坑西畔有廣仁寺名滕豎名祥者嘗欲塋
此卒棄去趣騎由舊道歸菴中菴中僧已治具
僧開鮑豎墓道視俞豎者更廣因命僧坐詰僧
何業曰有田十四頃屬收入日一供庸調一供鮑
氏香火余咨嘆者久之友人詰余其故余謂古
所稱佞幸多矣然不特中寵人其坐法下蠶室
者雖給中一切樞機無所與逮叔季始濫濫未

始不卒敗以余觀二三豎塚塋何盛也內有文
穰外為徼道周垣數里計其生時所賞賜及賂
遺訾當必鉅萬以十數然猶有莫盛於鮑氏豈
彼一二人之寵取過庸不薦耶亦其時使然耳
大氏宣廟時則殺近一二朝則隆嘗驗之其
人與地皆然然亦詎可使再進是乎已奏廁見
揮施甚設上積壘石若陵反以詰僧僧是曰庚
戌年所遺者因與談庚戌年事僧言虜時越塞
自東來蓋昏而傳焉已即薄宇下望四山皆虜

矣則驅畜息入保相與登埤下亂石搏之虜中
石者號呼去天子命使者部騎士來屯徭山
陵乃寺得無恙余復嘆曰嗟僧乎僧乎繫此十
數僧尚能敵退虜豈其謂塞上士不若僧哉張
掖武威驍卒無慮數萬人誠堅候望乘障距之
則陜中豈得入豈得從枕席度虜乎俄而明月
在地清光可拾則取酒酌友人見雲生兩峰間
倚峰作嬾態忽復合月稍陰又徐徐出然堂皇
爽嶢無纖介塵翳以故月雖不甚皎皎較闕闕

中猶勝酌二鼓下始罷侍者計翌日入城而僧
人供茗者言此中去平坡寺不遠余曰業已及
此尚能忍至後日復來耶則戒侍者蓐食晨起
目矐矐出林末天宇朗清遠近崖岸畢露清采
輒控騎南行其地盡衍沃而托澗阿林坳坳者
作藁蓋廡類南土風色行數里廬落繁臙烟火
浩穰山根隱見一刹訊之云是三义口有垣亭
亭然延袤十里若賁而截山柵以為阿城者張
戚畹冢也今誅滅荒廢矣塚外山橫亘西北望

之黛色濃沫及問所謂平坡山者又一嶺相隔
乃不圖其遼遠若此則與友人馬上索句且行
及一村落曰新庄列隧數里不止三家之墅山
盡又轉折度西嶺峯迴巖斷蹊盡復通高下數
重乃得夷道其松楸成列者為長公主塚又折
而北徑澤中澤無水多礪礫東偏殿角出林陸
者為善應寺寺中奇松四偃蹇麓散若龍鱗然
門列天兵有十狀貌詭異廡下羅漢五百尙諸
種種飾以綺績僧人指說事皆誕幻又云寺本

禪師所創不費縣官而歷歲滋久較漏崔穿校
計繕修之訾今無所出就壞矣問僧以平坡遠
近僧云尚有七里許迺行行至山足反不見寺
取道岬間輿馬皆不得上余趑趄局行數十步
喘促弗暇出一語稍憇岩下而友人賈健若示
勇於余者亟趨然不數步遽止侍者挽余臂余
偶旅攝樹根冥密以行轉峰角眠一大石上鐫
佛字從大石盤數折度曲徑徑頗平復乘騎上
然按轡不敢疾因返顧所來一青靄耳再上折

至寺額曰大圓通寺僧云寺創於唐宋間至

國朝宣廟重葺因改是額且名其山為翠微

進方丈儲胥隱蔽不得極目僧云鐘樓可遂登

焉列席前楹涼飈飈然御袂猶冷灌木叢翳惟

銀杏獨長枝梢拂檻群松澌澌蒼色逼人而鳥

鵲嘈然後呼應蟬聲出自松端或在楊末倏爾

東驚又曳之西若斷若續其聲策策或曰此山

蟬也非林間者比昔人言鳥鳴山幽信然乃呼

酒來余把酒騎檠而坐視前所歷山樹亦邈在

足下真有羅列兒孫景象東望宮闕尤真南則
平田漠漠荒蕪蒼莽中有飛虹委蛇如龍偃日
光射水上瀕洞可見人曰此盧溝橋也去此不
過二十里少間僧來供銀杏余命之坐僧因自
言貧甚故有田為都尉所攘復入更徭殊不聊
生用是故佛拱傾仄不能繕完蓋凡寺屬中貴
人為守塚者則富否則貧僧去復命酒余性癖
在豐草稍脫羈馭便與性諧即戀此若久客初
歸入室而不忍出語友人曰寺荒不及碧雲諸所

然崇山絕巘能淹留日月即欲界之仙都不居
此安往哉侍者言明發且當都肄諸生矣不獲
已趣行隸人言山後有小天寧寺頃自永安山
西脊度嶺雖峻道爾余問從此道幾何方曰自
此當折而北余告倦休矣遂下山山東岡有清
涼寺輿人言其寺有一靈物倏往倏歸徵其狀
曰類蛇尚有乎曰無矣余曰豈其蛇豈其蛇余
不欲見之遂駕輿言旋余在朝市桎纓梏梟未
嘗掉背曳踵乃陟降上下接日不休則筋骨如

脫坐輿中輒寐洎醒輿人取水停輿已及摩訶
菴菴為余故遊地僧人靜堂者善鼓琴聞余至
輒出迎余命開園亭觀朱榴纍索及諸木石猶
故時色也僧奏琴欲余為一鼓之而潁陽向微
遂別僧歸計往返凡三日所得詩凡若干篇歸
之次日即大雨友人曰使前後更一二日即不
獲行行而遇雨若濡即欲亟返而不能也亦幾
甚幸哉先是夏中約余遊者洪陽張君君以內
子恙不果鑒吾成君家居詒書來言當遲我於

西山余不可幾也遂自往使二君者得游此宜
何以快焉辛未歲秋八月日記

五柳莊記

五柳莊在甬東東湖青山麓下面湖枕山莊計
百畝許週遭鑿渠渠廣一丈渠外千樹柏渠內
徧栽桃枝竹雜以桑柘莊前樹垂楊五建棹楔
額曰五柳門三間扁曰日涉園左居閤者右貯
巾車孤舟器具稍進植槿為籬籬間一竹扉曰
常關門門內堂除廣六丈深如之中有古松一

皮鞞毖若老龍鱗而枝幹詰曲可憑者鐫字其上曰盤桓樹左右築矮垣穴之左曰猶存徑右曰不遠途各畫地一區廣袤五丈左藏盆花數十本右畜諸禽鶴二鹿二鵠數十二垣外曲蹊可通園圃堂曰歸來凡三間左一間曰遺世居右一間曰情話室後中一間曰覺是齋左曰寄傲窓凡二間曲通左个右曰消憂所亦二間曲通右个再後五間傍各二間茆覆之周簷瓊甍曰衡宇最後塲圃廣袤十丈繚以土墻書牆上

曰植杖場以穫稻荪棲雞豚牆之外植枸杞若
籬中鑿一溝曰窈窕壑溝傍蒔甘菊及一畦木
一畦門冬千頭躑鴉他藥稱是東南隅亭六角
曰晨熹亭傍小屋三間曰翳景軒四面構百卉
為屏屏下埽花臺種牡丹芍藥其上蘭十海棠
二玉蘭一木菊一屏花外百樹杏百樹桃百樹
李五十樹林禽二十樹梨二十樹櫻桃十樹枇
杷五樹楊梅樹下二畝韭十畝蕲五畝茜五畝
蔴擇隙地引池水使曲水濱置一版屋曰引觴

處西南隅鑿池二畝許栽菡萏狀如偃月造草閣三間俯池曰臨流閣閣左植葡萄四大木楮之右植海榴十傍作薔薇架木香亭甃石池五六尺許畜金銀魚數十頭閣後植槐四又後為蕢當谷可十畝竹數千竿竹中茆菴曰流憩菴菴前砌石卵方二丈設負石二一池環繞閣外紆曲如帶長菱芡芡蒲一池廣十畝堆石其中為十洲三島畜嘉魚數百頭繞池百樹芙蓉中艤一小舟可泛池邊支石為磯設釣竿駕立一

石曰始流泉泉即注引觴池中東北隅樓三間
曰舒嘯樓樓四角有梧桐四樓前闌地十丈高
下壇甃栽菊數十種樓後圃十畝曰西疇百樹
柑百樹橘五十樹柚二十樹栗二十樹柿二十
樹胡桃二十樹棗十樹銀杏樓左疊石為洞洞
深丈許曰知還洞洞上臺曰矯首臺從樓上度
若閣道然通一梁曰孤往梁西北隅積土為丘
曰崎嶇丘丘可五畝丘上栽五十樹梅百樹棕
二十樹松栢背丘小房二間左曰易安閣右曰

怡顏窩閣前立太湖石石畔茶花二襍蒔水仙
花於閣左右歸來堂五楹堂中壁畫書歸去來
辭設竹椅八聯竹椅二方卓二遺世居扁懸門
上方繪仙人像小銅鐘一泗濱磬一爐瓶各一
鼎一藥攏一藥刀一藥碾一情話室扁如之以
舍親友左右支牀於壁間若禪牀長桌一衣桁
匣架一覺是齋七楹中為龕供家大人爐瓶各
一矮方桌一矮藤凳四寄傲窓扁懸窓前一間
左右壁下各裝書櫃窓下讀書桌一讀書椅一

一間設大床一通左个備帷張供具消憂所扁
亦如之一間設琴一博具一奕枰一高低壺各
一一間通右个藏茗碗食櫺壚罌鼎鬲之類蘅
宇五楹橫五間中一間為蓐食所二間藏錢鏹
蓑笠二間支土牀以宿傭作者旁左右各二間
左二間為庖厠右二間為從人寢處晨熹亭止
數武環柱以桶促膝可坐中置一六角桌外設
竹披蔽風雨晴則張布幄翳景軒三楹中一間
設小榻一員竹墩二員竹桌一右一間為行厨

左一間藏灌花什器及帷幄等物引觴處藏蒲團六浮觴器若鷁首者六臨流閣五楹上覆茆艸上支石柱半在地半在池上四面無窓南列欄楯東西闕橫木為甃中有醉翁椅一瓦墩四石桌一流憩菴上蓋藁中眠長石二條置石枰一舒嘯樓通三間為樓廳廳五楹四面欄干欄內立長窓窓外可旋走長桌一圈椅六樓下中一間小方桌一小交椅四左一間繩牀一薰爐一盥器一右一間設梯梯邊茶竈一知還洞中

祠土地石爐一石案一矯首臺臺傍石欄立四

柱可施帟幕易安閣五楹下鋪版為枰枰上薦

以蒲席上圈紙格如蓋中止一几門南向一窓

東向二八則脫屨怡顏窩上如閣制下架木柵

去閣坪尺許柵上鋪草褥褥上龍以氍毹中簌

一方爐爐上垂鐵綆懸一銅錠一錫壺以需煮

茗蒲墩坐具一南穴三牖皆員中稍大閣右設

一陛入窩門門掛氍毹幕巾車兩輪裁玄布為蓋

張其上中設茵馮前施衡可式孤舟方底旁列

窓櫺覆以竹蓬可舒卷中置一藤筐可臥可坐
舟後具炊食器上插羽為旌兩旁設舷可叩計
中宮十一畝東南方三十畝西南方三十畝東
北方十五畝西北方五畝餘十畝為溝

潘頌

天子即位之六年下 璽書疏澤中外咸懌無
間而又嘉與同姓長王共鬯敦龐之化其所以
錫賚寵予之簡至是時諸王中惟 潘最賢

天子心儀之雖僞物少遜而褒誠獨深重賢且
長也其後二年庚辰 王春秋蓋五十矣至日
王朝服即位于正殿朝守相以下與其耆長既
朝無不歡呼抃舞稱千歲壽也 王乃戒小臣
燕于寢命宰具饌樂人縣司官尊于東楹之西

筵賓于戶西東上守相遞興媵爵于王王受而酢之蓋交相酬也盛數哉豈不赫然可述乎先是王客呂時為余誦王德也王國負大行四塞綰轂其口民纖細靡蓋歲之實諸宗仁慮數百千人董董祿之所奉王以租秩給昆弟以庾廩饑者歲以不侵宗人悉以李法約束之小大兢兢閑朱邸而不虞憍以禮造請士大夫中貴人抑首不敢奸貨出入時勞苦吏士吏士戴王如天也此其與古賢王何以異哉

王旦日朝左相左相執經入稱說古愆所以保國又民之道王拜受之絕狗馬聲伎之好

王太妃屬疾王旦夕侍湯藥均禮醫疾間傾帑中金錢為酬禱祀山川至血穎也歲時奉觴大妃如家人禮親眷講進七著以順適其志今五十年如一日也肅皇帝廉王仁孝下

璽書為棹楔旌之具如憲王又孜孜好學工

古文辭妙於聲律天子居三雖問樂所由作

王必有置對也借令奉職常書之寧不為後王

範哉昔高皇帝刑白馬割疆土而尊王諸子
其志豈不欲填衛九服垂休無窮哉乃文皇
帝創革除之政起義兵夷大難定都于燕時諸
壯王多居邊悉從內徙潘文皇帝介弟也親
寵無二得徙潞潞之有潘國自文皇帝始也
世世稱上叔父有詔輒下尚書尚書名尺一
著之某不佞備乏史官得論郡國所上事又觀
天子褒揚潘王璽書與吏士所以交口頌
王仁孝狀不勝抃甚謹為辭以壽頌曰

皇皇高帝再闢坤乾滌垢除臙廓烈無先恢我
燕翼有述其傳大啟諸疆以填北邊文纘舊
服厥開峻都睠我昆弟靡勞執爰維潞伊邇桐
圭是圖金璽盥綬煥乎王居垂二百年有嘉
嗣辟罔政不欽罔賢不憚田彼潞原以泳朝夕
物歲忘侵民帖于席華華冕旒軒若朝霞下體
名士歸我如家有耆耆者傳載經盈車王拜嘉
言匪淪于邪王奉太母于芄之囿泮渙以休
以燕春酒培培孝慈如丘如阜惟帝念我為

章于牖曠哉懿德世範斯隆為卉為木百國是
風鬱鬱嘉祉賁于王宮王宮崇基庇我無窮

海塘成頌少司馬鳳竹徐公有序

萬曆三年夏五月海潮上齧海鹽隄隄大壞亘
二十里餘民無所底定朝議司馬徐公明石畫
能商工用上遣公行視圖方略公至合陳臬
郡邑丞諸吏按海上議以增埤捍水力度道且
便宜濶無大害者公曰是役也在並海一邑費
浩穰勢不得不求助他郡豈猶不堅而與海爭

咫尺地其又令疾風駭浪攻數郡邑費隄非不
倍於海一簣不覆寸葦莫支費將立盡謂石隄
何則飭諸執事悉計作治公晝夜頷頷庀材命
工凡三越歲葬卒若干人費若干緡隄廣丈高
倍若干隄成公復按隄上曰是地庠下海所從
來者高水涌悍易以行庠地即有隄恐難恃去
石隄尋丈當更築土隄防其敗又甚者萬一海
羨溢填淤反壤當釀內河股引取之水猥盛則
放少稍自索不至迫阨為內外塘憂則濬內河

若干里鑿若干里使大水得過小水得瀦陂障
縈折以為污澤然後鹵瀉可得煮海堧棄地民
芟牧其中可得以既為田益肥濱海之民得穀
此一役也不獨驅水害所興利什倍矣公利社
稷豈不弘多此特道其利吳者一二若此吳與
越壤相接也海潤千里所波及越者又沃矣於
是越守某人等思所以頌德謂予職史也宜有
言予何知饗其利者為有德雖不敏敢不唯唯
頌曰肇維吳越北望窮髮環以天池湯湯溟渤

厥有陂隄以防滑汨萬曆之禩仲夏五月川后
失職天吳焱發黃星夜騁褰我倏忽陽侯晝奮
焦山齟齬溟渤懸飛鴻溶相濤浮天無岸吐吞
蕩瀉皓皓盱盱冬日可拍延道盡弛廬彈為澤
盆走斥鹵田失阡陌莫辯牛馬郊垆蕩析下民
嗷嗷岌矣朝夕天子曰咨疇茲與治爰簡群
工爰甄輿議僉曰徐公民之攸堅竭公無二身
兼數器爰賜璽書勅使直事曰某往哉予其汝
試川疏澤灑惟爾之勩公受命來夙夜惕厲徵

幣割牲望於海帝率屬飭材身履心計脂車載
舟乘櫟蹈橈埤之崇之必增其濫浚之澄之必
防其泄力役玄夷誠同精衛茲括謀期無再
復欲固其表當衷其腹內土或疎外詎焉築譬
諸陋卮不盈千斛廟涇之濱秦山之麓中洎白
洋石槁橫矗有離長流有湮故瀆乃理乃宣乃參
以五轉石度山刊木僦土闕者使通闕者以補
烝徒唱和工師率舞雷騰雲奔一瞬百堵屹屹
河塍若墉若嶺外輦中堅云何不怙迄茲孟秋

有靈嘯浪瀛壖晏如億土丕障匪伊則庸曰繫
神相戕戕異人曳而屨杖錫告有蚤毋畏爾恙
海若見靈皇矣肝嚮匪公精裡曷貽明貺公蓋
大儒克舉輜德所至極思以匡邦國有截新隄
品庶阜殖吳越底平伊疇之力白渠無當金隄
難塞庶幾續服邁往靡忒史臣作頌代志溝洫